绵竹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目　　录

绵竹东区事件……刘纪英　黄宗厚（1）

濒临解放时我的回忆……曾立基（6）

一九五〇年二、三月绵竹西山剿匪……徐绍周（23）

解放后绵竹新办师范学校概况……张兆林（28）

我所见闻绵竹乙种工业学校……张容光（39）

在乙种工业学校生活的片断……简瑞光（44）

杨锐与蜀学堂……黄德明（49）

旧社会教师待遇和"六腊战争"……姜敬沉（57）

一九四八年秋绵竹县借人头平物价略记……竺良珏（63）

民国时绵竹县长许进的事迹……杨梦生　曾烈承（78）

绵竹县人背、肩挑史话……封体仁（82）

绵竹的传统名小食之一——米粉……张明伦（97）

张魏公永州贬所遗迹……张绪伯（101）

中医陈季云……肖倡和（10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学教师罗茂林……郑本贻(108)
近年新开展的绵竹县桥牌活动……李邦宁　章克勤(110)
绵竹战事录……曾令鑫(117)

绵竹东区事件

刘继英　黄宗厚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民国二十二年阴历十月十八日）中共绵竹中心县委在我县东区的五福、什地、齐天乡境内（左起小东路的高庙子〔注一〕茅巴店〔注二〕向右延伸经普胜院〔注三〕至史家庙〔注四〕牛王庙〔注五〕一线地区）发动了一起“三抗”（即抗丁、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由于县委对这场斗争加强领导，成立绵东特支，健全党的组织，团结发动贫雇农民，发展农民协会，争取团防武装力量作为斗争的后盾，取得了冲垮东区五团团正殷德发的派捐筹粮会的初步胜利，打击了军阀土劣的反动气焰。由于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的反扑估计不足，丧失应有警惕，十二月六日（即十月十九日）形势发生了变化。斗争的主要领导人罗辑（省委巡视员）〔注六〕蒋树春（东区特支负责人）〔注七〕付天全（团支书记）〔注八〕他们的行踪被富农分子袁有泽密告，遭致军阀团练队包围逮捕而致斗争失败。

东区“三抗”斗争，是在我党领导下，继一九二八年我

县“七四农民武装暴动”，一九三〇年兵农结合的“广汉兵变”，一九三二年“孝泉兵变”之后的又一次反剥削、争生存，反封建、争自由，反压迫、争解放的民主运动。再次体现了工人、农民、士兵面对军阀、豪绅的封建统治和残酷剥削，不是屈服倒退，而是前赴后继奋起斗争，挥动民主革命的旗帜，发扬了争取自由解放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三年入春以来，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根据《最近政治决议》精神，鉴于东区土地集中，物产丰盈，反动军阀豪绅对农民恣意压迫剥削程度已达到极点，农民反抗军阀土劣情绪高涨，民变的焦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县委为了加强对“三抗”斗争的领导，除对东区原有石滚河、富新、马头寺、普胜院、韩家桥等地的党支部（小组）进行清理整顿外，新建了茅巴店和史家庙两处的党支部，积极开展农民协会的组建和团练队的争取工作，以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同年十月，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改组为绵（竹）安（县）中心县委，省委派出了巡视员罗辑（又名罗镜微）来绵竹帮助建立绵竹东区特别支部（负责人蒋树春），特支成员共五人，来领导这一斗争。中心县委对东区“三抗”斗争的纲领、路线作了布署：（一）公开以反常练、不出团捐的名义，公开组织群众由这一斗争发动游击战；（二）以团练

会合抗捐的名义公开组织群众；（三）扩大并普遍编制群众武装；（四）包围甲长以至区正来扩大这一战斗。斗争的行动目的决定后，罗辑、蒋树春、付天全他们深入到绵竹东区（注：当时为第二区，区署设富新）的第五团练队（团正殷德发），通过党、团员发动农协会（又称团结会）会员七、八十人和少先队、妇女会、红军之友社等组织广泛开展“三抗”斗争的宣传和舆论工作，同时也重视了团练队武装（约二十余人枪）的争取教育工作。

在作好健全组织领导、群众的思想发动、团丁武装争取和编制的基础上，十月下旬，县委决定在东区第五团内发动两甲（组织较好的）首先包围团正，然后其他地方来响应，先在高庙子、茅巴店召集四、五十人群众大会讨论斗争行动。时逢团正殷德发于十月十八日在普胜院召开派粮、派烟捐〔注九〕、团捐会，突然史家庙子反动团练队长毒打团丁十七、八人，激起了全体团丁要求撤销队长的斗争暴发了（注：高庙子距普胜院四华里，普胜院距史家庙两华里）。由于省委巡视员罗辑、东区特支负责人蒋树春、特支书记付天全三人组织发动工作充分，群众迫切要求不出夜丁费、不出团练捐、撤销队长的斗争高潮迅速形成，经过三、四十人的武装包围团部（乡）队部（村），第五团团正殷德发的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款会被搞垮了，斗争发展在东区一线似猛烈火焰蔓延燃烧，形势非常严重，斗争如再升级就已形成游击战了。十八日夜半，巡视员在一农家茶房里召集总结经验庆祝胜利的会议，时当鸡叫会议方止，罗、蒋、付三人即在该地酣睡至天明，当他们醒来时已被团队和县署军警包围，旋即被捕，十九日，他们三人被押往绵竹县署，东区特支其他领导忙于保人而对突然事件束手无策，绵东斗争不得不宣告停顿。

中心县委对绵东斗争的布置从正面看也是周详的，然而对敌人势必对人民大众的斗争要进行疯狂的反扑估计不足，因而放松警惕。中心县委在开展斗争的策略上用了公开的方式，而敌人却在暗中窥测我党对斗争领导的动向，结果导致袁有泽向军阀告密，使斗争变主动而为被动，终致失败。

〔注一〕高庙子：绵东小地名，又名高华院，即今五福乡高华村所在地。

〔注二〕茅巴店：绵东小地名，即今五福乡茅坝村所在地。

〔注三〕普胜院：绵东小地名，原属什地乡、六村，现为五福乡普胜村。

〔注四〕史家庙：绵东小地名，今齐天乡甘泉村境内。

〔注五〕牛王庙：绵东小地名，今齐天乡甘泉村。

〔注六〕罗辑（又名罗玩君、罗镜微，自贡市人），当年任省委巡视员，巡视安绵党的工作，在绵竹东区发动领导“三抗”斗争。

〔注七〕蒋树春（又名蒋昌俊、蒋克明，三台县人），在绵竹东区发动领导“三抗”斗争时任绵东特支负责人，中心县委宣传委员。

〔注八〕付天全（安县人）绵东特支团支书记。

〔注九〕烟捐，又名落地捐，当时绵东普种大烟（鸦片），当团正知道农户种大烟面积时，即限令缴纳烟捐，这种烟捐高于粮款数倍。

濒临解放时我的回忆

曾立基

开头的话

一九八四年，张老要我为县政协《文史资料》写一点绵竹地下党活动的文章，当时我答应了。可是临到动笔时，我又为难了。写我们支部吧，我不是支部负责人，况且当时又是单线联系，对支部整个情况不了解；写我个人活动情况吧，又深感自己是那样的平凡，既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没有惊险激烈的战斗经历。加之我文章写得不好，让人看起来味同嚼蜡，更怕引起为个人树碑立传之嫌，因此迟迟未能动笔。然而总觉得欠下了一笔债。

近年来，如烟往事总在脑际萦绕，绵竹濒临解放和解放初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空前的通货膨胀危及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农民破产，工厂倒闭，商业萧条，一片衰败。我这个简师毕业生虽然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还是难得温饱，并且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在我苦闷徬徨的时刻，是党给我带来了曙

光，是党教育我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人的一生应当奉献给谁，是在我入了党之后，党教会我怎样去为受苦受难的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而斗争！

绵竹迎来了解放，一批从老解放区来的老同志又言传身教地关怀帮助我，使我慢慢学会工作；是这些老同志的耳濡目染，使我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切都使我终身难忘。

而今，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繁荣富强。但我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薛青，第一任县长张承武等老同志已经作古。为了悼念死者，教育后辈，让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代代发扬，以告慰先辈们在天之灵！深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我写作水平有限，还是大着胆子拿起笔来，以了却一桩心愿。

进 入 社 会

一九四八年末，我在绵竹简易师范学校毕业，本来年龄不大的简师毕业生是可以继续升学的，我因家境不好没有报考。经过多方托人说情，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才在清道乡小学作了初三年级级任教员，每月大约有五斗米薪水。自己不但就就业业教书，还花钱买斑竹，做了挂屏架，制作图表和图画，花了不少功夫，把教室布置得与众不同。但是，还是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了被排挤，下半年被改为三分之一科任，校方借口是人多了。这样，自己养活自己都发生了困难，那时的最低生活，每月要两斗米，一斗做主食，一斗做付食。我原以为把简师读毕业，就有一个稳稳当当的教书职业，而现在人家想把你咋办就咋办，一点保障都没有。

再看看社会，淮海战役后的一九四九年，绵竹县也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政府大量抛出货币，法币改为美金券，美金券又改为金元券，金元券再改为银元券，说是可以兑换金元、银元，其实全是欺骗人民的鬼话，这些纸币大幅度贬值，上午还能买一个乾饼子的钱，下午就只能买半边了，酱点豆油、醋，都要厚厚一叠纸币。听说有一个人拿了一千元金元券去杂货店买草纸，店主只给他一张草纸，他不服，两人就争吵起来，店主说："你不买，就把你的钱拿走"；买主说："我咋个不买，这一百张十元的票子，铺在桌子上，都比你的草纸大得多，你这草纸就这么贵？"店主说："草纸能擦屁股，我还不想卖你那个钱嘞！"意思很明白，票子没有草纸有用。可见当时纸币的价值贬到何等低下的程度。因此，群众只好抵制纸币，一般买菜、买肉，买调料都用大米交换，买布匹等工业品，就只收银元、铜元、镍币。加上国民党大官吏、地主、资本家加

紧向人民搜刮，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这个步入社会的青年，为前途而苦闷，为惨淡的社会而彷徨，生苦闷和彷徨中度日如年。

参加地下党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省绵师读书的李瑞，因生疮和没钱生活，请假回家。他回来后和我们原简师校的同学及一些知识青年经常在一起，给大家讲述时局和大城市学生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要生存、要自由的情况，我听了很感兴趣。不久他组织读书会，我也积极响应参加了。李瑞和我接触较多，他经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对我启发很大，又给我一些书看，叫我只能秘密地看，家里人都不能让知道。我就晚上藏在自家草房的简易角楼上看，看后就把它藏在草房顶，家里人从没有发觉过。先后秘密读过的书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大纲》，《新民主主义论》等。《大众哲学》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的纸很差，但很容易读，一看基本能懂。《辩证唯物主义大纲》就有好些地方看不懂了，有的句、段连看几次也不全懂。

较为公开的读书会很活跃，大家经常聚会，讨论一些问题，如像地主和农民究竟谁养活谁？社会财富和历史是谁创

造的？中国向何处去？青年的前途是什么等等。大家聚到一起无话不说，也较大胆，甚至说到了国民党必然垮台，新社会必然到来等等。这一段时间对我教育启示很大，使我联想到清道乡最大的地主王石卿家，因我好几年的寒暑假都在他家读私塾，看见他家长年地用珍贵木料做家俱，从未间断，不仅生活过得好，还在年年买土地，越来越富；而我家近邻，青年农民徐荣富家，全家三人都在劳动，租了几亩田种，还要出去抬滑竿、推车子，却穷得要命，青黄不接时还要吃大麦面搅团。逐渐使我萌发了对地主、恶霸和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憎恨。李端经常唱起“山那边是个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和“跌倒算什么，……天快亮，更黑暗，……。”等进步歌曲，我也经常跟着唱。伴随着歌声将我的思想领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后来李瑞要我利用家住农村的有利条件，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我是三分之一的科任教员，而且临近解放的两三个月基本停了课，有的是时间。我首先物色近邻比较熟的青年农民王德富、徐荣富、康太兴为对象，多数用晚上时间，以乘凉掩护，避开家人，进行个别交谈。主要谈农民为啥子穷，地主为啥子那样富；农民要团结起来，对地主要租子和国民党乡保人员要粮派款采用软拖硬抗等办法进行抵

制。经过多次摆谈，他们也积极起来，又去串联附近青年农民，逐步发展到三十八人，分为三个组，总的由王德富负责。有两次开会还请李瑞来参加了。在我入党前后，李瑞曾对我说：农民协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还要组织武工队、打游击。这使我发起愁来，都是没钱人，枪从那里来？怎么打？后来解放的形势发展很快，再也没有说起此事。

在一次交谈中，李瑞向我说，光这样干还不行，还要找到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干。我觉得他的话有来头，便问到那里去找？他说省绵师有一个同学，思想很进步，我去套一套他，看他是不是党员，我们商定后，第二天他就走了。回来后，叫我用化名写一个申请书，除说明本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外，还要说明为什么要求参加地下党。我即用田竣远的化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过了一段时间，周正和李瑞对我说，上级组织批准了我入党（解放后始知是中心县委书记李英批准）。由周正和李瑞作我的介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周正主持了我的入党宣誓，定为候补期一年。宣誓是在清道场后面棺木滩河坝里进行的，李瑞也在场，上午未完，下午又继续，进行了一天。周正主要对我讲了党的纲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铁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等。记得讲到党的革命目标时，明确提出推翻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

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讲到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时说，可以批评党内任何人的错误、缺点，直至中央领导人。讲到铁的纪律时说，必须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万一被捕，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出卖同志；要绝对保守党的秘密，父母妻子都不能泄露；组织内的纪律是："横不越界，纵不过级"，只能在我们三人内联系，其他同志就是知道也不能联系。需要你知道的事会告诉你，不需要你知道的事不能问。周正也向我讲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用像讲故事似的讲述战争的艰苦性，说中央领导人鞋子走破了，脚走烂了，撕了衣服来包住脚又走，……。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激励人。宣誓快结束时，问我还有什么不明确的，我问给我编不编个什么？周正同志说，你是不是问要不要给你编个番号，不需要，只我们三个人联系。

我觉得宣誓这一天对我非常重要，想把它记下来又怕被人发现，万一将来遭到怀疑被搜查，会给我到证据。为了不露痕迹，我就把这一天的扯历纸夹在书里面。

在宣誓中，周正说要按月交纳党费，用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我问交多少，他说按你自己的条件交。我觉得周正、李瑞他们不仅来来往往辛苦，好像经济条件也不好，李瑞的长衫袖子是烂的，就提早准备了半元银元作为党费，这差不

多是我一个月一半的收入了。记不清超过一个月多久了，一次周正带着批评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还不交党费，要向你要吗！我赶紧将早准备好的银元交作党费。心里觉得委屈，又不好向周正解释。

迎接解放

入党后按照周正同志的安排进一步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后来周正同志来清道向李瑞和我讲，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已经进川了，要了解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数量、动向，还要尽可能地做好乡保人员转向人民的工作……。对清道的驻军和乡丁夜丁等情况，我们是清楚的，就开始了解板桥、新市的情况。李瑞和周正在商量做清道、新市乡长的工作。我想我起码也应做三保保长的工作，但我去不自然，他不会看得起我，便动员我父亲（他是三保保民代表）去做，我也一道去了。我们向他讲国民党快垮台了，要为自己后路着想，不要再估着向穷人派丁派款，要维护治安，欢迎解放……。保长这时非常客气，满口答应。

临解放，李瑞和我组织场镇青年和小商贩张贴欢迎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标语。那时街上也贴了刘、邓、潘起义的通电。一天早晨，听说解放军已到了场上，李瑞和我赶忙去

找路过的解放军说情况。走到一看，一队解放军坐在地下街沿上吃干粮，一样的穿着，分不清那个是军官，那些是士兵，使我心里由衷地肃然起敬。我们找到负责人，向他说了国民党军队逃跑的方向、新市的武装等情况，他听后没说什么。我们没有说我们的身份，他也没有问。

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据其他材料是五〇年一月三日）李瑞来向我说："周正已将南下接管的十几位同志引来绵竹，我已把他们领到灵宝观住下，周正叫你明天去，可能是领你见薛政委。"我第二天进城，周正领我见到政委薛青同志，他解放军装束，困难的是他说的话我大部听不懂，但他很耐心，大都由周正翻译。意思是叫我不要暴露，去土门、广济、玉泉了解武装数量和动向。我按照要求，用了好几天时间，通过同学和亲戚进行了解，作了汇报。

新政权建立之初

一天，薛政委把周正、李瑞和我叫到他住的地方，（这时他已搬在大礼堂楼上右角最后面一间）另外只有李福奎同志。他拿出一张约十六开大油印的绵竹地图，和我们一起研究划区，最后划定为五个区。结束时薛政委说，你们要工作了，若要改名字就可以改。这时周自新同志说他改为周正；

李大廷同志说他改叫李瑞；我一时也不知改叫什么好，就说我不改了。不久又开了一个南下干部中的党员和地下党员会议，薛政委和张承武县长说，都不能暴露自己是党员，只有当别人问起政委是不是党员时，不加否认外，其他同志都不能暴露。隐蔽党员身份的规定，延续了较长的时间，我后来在政府工作时，过组织生活都是个别秘密地通知时间、地点。

紧接着组织征粮工作队，薛政委、张县长分别安排布置下乡宣传党的政策和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政策。并强调了征粮是迅速安定社会秩序，解决急需，巩固人民政权的大事，并给每人发了一本宣传提纲。我被分在四区，宣布由郝尚光、李瑞和我为四区工作队负责人。

要去农村工作，电筒就显得非常需要，下午我出去买电池，到街上一看，到处是关门闭户，与平常商店要营业到深夜的情况大不一样，有的商店就是上午也不开门，听说是不愿要纸币，又怕这样做犯法，就干脆不开门。我到东街叫开了一家百货店，说买电池，他说要银元，我知道他们连人民币也不用，说给银元，他却要一块钱一对，这比平常贵了三、四倍，我说怎么这么贵，他说他还买不回来货嘞。我犹豫了一阵，也只好买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